



## 流水落花“椿”去也

□ 任继生

草木荣枯又一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今年因疫情出行受限，少了很多的野趣，但抗疫与春耕仍然在山山水水间和谐变奏。杏花开在乍暖还寒时候，然后是桃红柳绿，荠菜、苦菜、榆钱、白杨莽子等次第撤退后，最浓郁的期待，就属“只此青绿”的香椿了。这里说的是作为树的村上的椿树，而不是作为人的村上春树。

我的小村庄坐落在向阳坡上，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香椿树，每年冒出的香椿芽，能填充空荡已久的瓶瓶罐罐。但填充之前，总要奢侈地来几顿油炸香椿，浓浓的烟火气总让人想起过年的味道。我只记得，小时候的炸香椿，油少面多，小孩们总是迫不及待抓着吃，大人却要用煎饼卷起来吃。难道只吃炸菜不香吗？非也，而是贫瘠年代舍不得。

近日，父亲从老家拿来几大袋韭菜和香椿，还分别作了标记，给谁这份给谁那份一目了然。蓬勃而香气四溢的香椿，青红相间、粗

细不一，一看就不是掰的同一地块树上的。父亲如数家珍：红的是后坡的，嫩的是墙东头的，长的是十亩地大路边上的。母亲还若有所思地说，老宅子那边还有几棵，树太高，也好多年不去掰了，现在也没稀罕的了。其实，如同这几棵老朽的椿树，村里好多柿树、软枣、杏树、山楂，也早成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树种，只因它们给不了父老乡亲丰盈的“钱程”。

母亲让我买几包粗盐揉香椿咸菜，但跑遍大小小超市，几乎见不到粗盐。想来也对，百姓对于营养的需求早已大过对实用的考量，除了特殊行业还对粗盐有需求，恐怕只剩下香椿芽还有这个偏好了。好像香椿天生不喜欢细盐，既能耐得住粗盐揉搓，还能入味均匀且存放许久。

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但香椿的地位，远不及苹果、樱桃、桃子、板栗、核桃，甚至不及快被时代淘汰的花椒，它只是房前屋后的一种点缀，一种昙花一现的点缀，但香椿芽营养丰富，

煎、炸、炒、拌不改其香。习惯了小葱拌豆腐，其实香椿拌豆腐才是故乡行走的味蕾。

汪曾祺曾这样写香椿拌豆腐：“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汪曾祺善写《人间草木》，笔触所至，雅俗共赏，此一段描述不知能缩短多少游子的归期。

与香椿对应的，还有一种臭椿，其叶片、枝条和花粉等全都散发着刺鼻的臭味。难怪古代只有香椿才称“椿”，臭椿为“樗”，也就是惠子向庄子所讲“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的樗树，其外形丑陋、木瘤盘结，枝杈凸凹扭曲，完全不合乎绳墨规矩。但“三春花发惟樗树，二月莺啼是老鸦”，对于樗树来讲，“无用之用”正是它本身最大的用处。大自然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无用之木、无用之物，多能顺其自然，得其天命。

人与草木共生，多有性情可类比。譬如紫薇，六瓣

皱缩的花瓣让人心生怜爱，白居易也说它“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以紫薇作为女孩名字一度泛滥而绵延不绝，不约而同隐含着盼女成凤、成格格的期许。相比之下，以椿树为名的，我只知道如上所闻的村上春树，还不是椿树，更没见过香椿直接当名字的，也许有，但肯定寥寥无几。椿树枝干单薄、形销骨立，成年后木纹多样，丰富的纹理生动自然，做出的家具也价值不菲，好比成年人的世界多姿多态却际遇无常。

“山丹丹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香椿被娇宠的时间极其短暂，掰过几茬过后，香椿的嫩枝嫩叶就变硬变老，全无尝新尝鲜的功效，但枝干还会坚挺地度过很多个春秋。《庄子·逍遥游》里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故有椿龄之说，以此引申的“椿萱并茂，兰桂齐芳”，大抵是祖祖辈辈执着不变的愿景。山一程、水一程，春风过处，那股特有的芳香总在五脏六腑间回荡而悠长。

## 春天的歌

(外一首)

□ 关山

我，不是诗人  
可是，当辉辉暖日解冻的春风  
吹拂着山川河流  
当蛰伏的万物生灵  
度过了漫长寒冷的严冬

当春风暖意的  
抚摸  
让你呼吸到春的气息  
当经过“九九”时间的  
修炼  
冰雪消融  
草木初萌  
花枝孕蕾  
鹅黄扮绿柳

当大地的色彩  
又逐渐斑斓了起来  
当忽如一夜的  
春风  
脚步匆匆  
朋友，你是否感叹  
春光易逝  
少年不再

一年之计在于春  
天地更新又一年  
那就快快打点行装  
目光投向远方  
蘸着这浓浓的  
春意  
挥毫谱写新岁月诗章  
乘着阳气升腾的  
翅膀  
开启新的航程  
不负你我  
不负春光

## 春雨

夜里，霏霏春雨  
似是润人心肺的吴侬软语  
轻柔地抚摸着窗口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仿佛是宋人陆游  
在向我细细诉说着  
此时的心境

小雨芊芊，风儿细细  
河边湖岸的万千杨柳  
缥缈融化在  
春烟里的朦胧  
古代也曾有过这样的春夜  
也曾春雨如丝，袅袅婷婷  
勾起了无数人的思绪绵绵  
激励着人们壮志远行

今天，正值大地久旱干渴  
还有肆虐人间的新冠疫情  
这场春雨  
你真是好雨知时节  
将幸福吉祥带给了  
万众生灵

## 满架蔷薇一城香

□ 窗外风

小城有许多蔷薇花墙，都是我的最爱。

目光不经意间从路边掠过，惊喜地发现，前几日还干枯着的一长溜蔷薇枝干，齐刷刷冒了嫩嫩的毛茸茸的小绿芽。小嫩芽们一根根直立在枝条上，争先恐后集体向上，在阳光里舒展腰身，像刚出生的婴儿有活泼泼的生命，让人觉得春天就在这些小芽尖上，温柔的感觉从心底泛出，竟无端地欢喜起来。

转天再看，那些小芽一夜之间就长高一截，之前还稀稀落落的芽尖，叶子已经舒展变大，密密实实覆盖了一层绿在枝条上，整个蔷薇

墙都绿了！阳光里绿得闪闪亮。蔷薇们一天一个样儿，只要你肯为它驻足，它就会不停地给你惊喜。而那些米粒样的小小蓓蕾，隐藏在绿得耀眼的枝叶间。

那些灿若繁星的小花朵，密密麻麻、挤挤挨挨，一朵挨着一朵，你靠着我我贴着你，一眼望不到边。无论怎么看，那些复瓣的粉色小花朵都在阳光里晃你的眼，而我们，在蔷薇花前笑呀闹呀，谁从这里经过，都会在我们的相机里留下人面花影。后来觉得人不如花好看，索性只给花拍。蔷薇的粉色小花朵，正午的阳光里，舒展得正极致。

曾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逛，在一条宽阔的马路被两边的蔷薇震撼到，一边是学校，

蔷薇从学校的围墙上垂下，一直垂到马路上，满满的一面墙都是蔷薇盛开的粉色花朵。我沿着学校的围墙走了一圈，围墙走到哪里，蔷薇就在哪里盛放。蔷薇墙簇拥着学校，蔷薇的香缭绕在校园里，蔷薇盛开的复瓣小花朵，是孩子红彤彤的笑脸。

马路的另一边，蔷薇从栏杆里面长出来，长长的栏杆上布满绿叶，绿叶上是俏皮的白色蔷薇，小星星样的白蔷薇啊，整个栏杆都变得与众不同了。一边是开粉色花朵的蔷薇花墙，一边是开白色花朵的蔷薇花墙，整条马路都被蔷薇熏香，行人走到这里都慢下了脚步，心在蔷薇面前都变得柔软。

诗里说“当户种蔷薇，枝叶太葳蕤。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可见蔷薇迷

人的小模样有多勾人。蔷薇的花期很长，灿灿盛开，开成一面花墙，每一朵蓓蕾的盛开，都是一次生命的盛放，好像青春又重来了一次。

这些年，城市的角角落落，不知不觉中多了许多以前没有的花花草草。平日里不起眼的树木，忽然间就挂满了灿灿花朵，蔷薇花墙更是随处可见。每一季每一天都有花儿在盛开，而蔷薇，在季节的变换中，一直那么楚楚动人。风吹花瓣落，如翩翩蝴蝶。踩着一地落花，脚步同心一样轻盈。蔷薇茁壮、随性，以惊世骇俗的姿态，站成一面墙，像蓬勃的生活。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蔷薇，这是要把整个小城都熏香。